



大理美

# 宾川鸡足山景区十里杜鹃长廊繁花竞放



□ 吴松江 安建雄 李响  
李文海 文 / 图

初夏时节,宾川县鸡足山景区十里杜鹃长廊迎来盛花期,株株杜鹃繁花竞放,为清幽的鸡足山带来别样景致。

鸡足山十里杜鹃长廊位于海拔3248米的天柱峰东南面罗汉壁、九重崖、狮子林一带,是鸡足山标志性自然景观。此区域崖壁险峻、林木幽深,每至初夏,高山杜鹃次第绽放,依山就势绵延盛开。

不同于平地花卉,鸡足山高山杜鹃扎根山崖石壁,历经山风云雾滋养,花型饱满、花色绚烂。

游人漫步花间拍照打卡,沉浸式体验山野浪漫,感受山间清凉,尽享自然生态之美。

生活笔记

## 乡愁九韵

□ 鹤阳布衣

乡愁,是在我离家数十年后对遥远的故乡生发出的碎片式回忆和无尽的思念,它包括童年的懵懂、青春的荒芜、屋顶的炊烟、雨中的蛛网……这些回忆和思念往往是碎片化的,时日久远,偶尔也呈现时空的错位,但它作为乡愁却贯穿了青葱少年时的生动岁月,成为人生旅程中挥之不去的深色印记。

——题记

我的故乡在大理州鹤庆县金墩乡一个叫积德屯的地方,靠近山脚,不起眼,大多的路人在不经意间一晃眼就已经路过了,因为靠近山脚,村里的田大多都是梯田,这是一个缺水而贫瘠的滇西北普通小村庄。

村庄后面就是起伏的山岭,长满了松树和一些不知名的小灌木,山岭千百年来就这么静默地守护着村庄。

在我小时候,家乡的交通条件极为落后,柏油路还属于大地方的新鲜事

□ 霍永安

时维端午,且让我们解开粽叶的青纱,触摸这枚被时光浸润的文化符号。沿着汉字的纹理溯流而上,在“端午”二字的横竖撇捺间,打捞先哲沉潜的智慧。

古人以“立”为基,以“耑”为声,令此字生来便带着初生的端正:是晨光里昂首的新禾,是宣纸上游走的中锋。而“午”字,藏着更幽微的密码。当它在十二地支中定格为五月,便将太阳的轨迹织进了时光的经纬。音通“五”的巧合,让五月初五不再是简单的数字叠加,而成为天地交泰的吉时——宣告着阴阳和合的序幕正缓缓拉开。

老子于竹筒上落笔时,一定见过这样的景象:山岚与云霓在峰谷缠绵,终化作润物无声的甘霖。天地不言,却以氤氲之气写就平等的诗句。沾露的草叶,承露的花瓣,皆在诉说同一真理:顺应自然节律,方是人类最本真的生存之道。正如候鸟追随季风,禾苗遵循节气,我们的心灵亦需在天地的呼吸间,寻得平衡的韵律。

如何让心灵与天地同频?“端午”二字早已埋下伏笔:“端”是端正的标尺,丈量内心的直曲;“午”是离卦的火种,点燃心尖的温热。当端午的太阳行至中天,阳气蒸腾,恰是人心与宇宙共振之时。此刻若能洗净杂念,令心如新磨之镜般澄明,便能接住那一缕来自九霄的纯粹能量。古人云“虚室生白”,大抵如是——扫除尘埃,自有浩然之气充盈其间,让灵魂如莲舒展。

张载于横渠书院讲学时,仰望秦岭云霓,定在思索:怎样的心灵方能担

## 万缕丝蕊皆含情——合欢花

□ 姚婷

花木无言,它们的名字便是所有的陈述了。

有一棵叫作“合欢”的树,幸福满满地长在我心里多年。我想象着它应该是枝缠叶绕,根结连理,婆娑如影的,每一阵风吹过,摇曳的都是欢声和笑语。

第一次见到合欢树是在大理的南诏风情岛上。沿着被树木浓荫掩映的石阶而上,一棵枝叶清朗,亭亭如盖的树和我期而遇。它的枝丫错落有致地向四面舒展开,叶片细碎,状如镰刀,两两对生在细长的叶柄上,碧绿如一根根孔雀尾羽。这些细碎的小叶儿不像大青树的叶片那样绿得阔绰厚实,它们是轻薄的。那颜色也绿得浅浅淡淡,仿佛一阵轻烟笼在枝头,随时会散了去似的;又像一朵飘舞的绿云,在风中摇曳,只待一阵风来又将开启新的行程……轻薄清淡的绿叶让整棵树有了空灵曼妙的味道。

南诏风情岛上许多树的树干上会系一个小铁牌,上面写着树木的名字。我便急忙去寻找这棵树的名字。我看

到小铁牌上用正楷写着“合欢”两个字。原来这就是合欢树了,我对它多年的思念在不期然间有了着落。我知道那不是因触碰,而是对光、热的敏感,周围光线和温度一降,它的羽状复叶就会慢慢靠近贴拢,到第二天天亮后才渐渐分开。据说它的根系也十分敏感,可以感知地下发生的一些物理变化,人们正探索用它来预知地震。

原来树木的枝叶,还有它们在黑暗泥土中盘结的根系都有着灵敏的感觉。谁说草木无情?只是我们听不懂它们与风应的和声、与泥相握的倾诉罢了。

我站在合欢树下抬头仰望,我看见一树恩爱缠绵的叶子。风来了,左边的叶儿翻卷起来,为右边的叶儿挡住寒冷;雨来了,右边的叶儿会紧紧抓住左边的叶儿,生怕它被雨点打落了去;然后黑夜来了,两片小叶儿慢慢靠拢,将对方拥入怀中,它们低语,亲爱的,别怕,我在这儿呢。

合欢树在千万个黑夜里重复着千万次亲密无间。

我羡慕着这一树相依相靠的叶子,它们一起在朝阳光下舒展,一起在黑夜里依偎,即便秋天来了,委地成泥也可以如蝶相随,永远不尝离散的凄苦。

可惜我不能站到暮色四起的时候,那样我就可以听见合欢树上成千上万双眼睛闭上时的声音,成千上万只手臂相拥的响动。

合欢树是会开花的,我去南诏风情岛的时候花期已过。我又向往着一棵开满花的合欢树。

我掐算着合欢的花期刻意去寻找。六月的一天,在一座寺院旁边,我终于见到了两棵开满花的合欢树。我看到无数扇形小花簇在枝头,轻飘飘,毛茸茸,它们由千万根、上亿根洁白的细丝簇生而成,因此又被称作“绒花”。两棵合欢树被这般轻柔的花朵罩住,挺拔便沦陷在一片阴柔里。我也才知道这些如烟似雾的细丝

并非合欢花的花瓣,它们是合欢花发达的雄蕊,有着细长的花丝,成了合欢花最醒目耀眼的一部分。合欢花真正的花瓣呈绿色管状,极不显眼,掩藏在繁密的花丝下,花丝的光彩全然盖住了花瓣。

后来,我在许多地方遇到了开着花的合欢树,它们长着白色、红色或是粉色的花丝,开在山脚、路边、公园、庭院……每一次相遇都让我赞叹不已。合欢是一棵普通寻常的花木,却拥有自己的光芒,如若云霞、美如锦绣都不足以形容它。

据说合欢花可以入药,有令人欢乐无忧之功效,看它一树安宁和美的叶子和柔软轻盈的花朵,也应如是。

花木无言,它们的枝叶和花朵却会替我们表达很多。



## 大理掌故

### 千年古村之诺邓

□ 母鸭鸭

在云龙的大山深处,有一个美丽得让你不忍心触摸的地方,一个柔软得让你不想再告诉世人的地方,一个用“盐巴”唱歌的地方,一个历经1300多年仍然保持村名不变的地方,那就是被誉为“千年白族古村”的诺邓。

唐朝樊绰《蛮书》说:“剑川有细诺邓井。”按方国瑜先生的说法,细诺邓即今云龙县诺邓井。《蛮书》成书于863年,可知“诺邓”村名见诸史籍已经有1160多年的历史,历经唐、宋、元、明、清、民国,“诺邓”这个名称一直延续至今,是云南年代最久远的村寨之一。

从有明确记载的唐代开始,诺邓村的演变发展完全依赖盐业经济的兴衰。南诏时期“细诺邓井”的盐业生产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到明朝中后期,五井提举司每年上缴中央政府课课银38000多两。明李元阳《嘉靖大理府志》记载:“后开五井,始分行盐,地方合井之盐,专行大理;五井之盐,专行永昌。”可见诺邓等五井所产食盐的盛况。清雍正《云州志》记载:“诺邓、顺漾(盐)味更咸,不必洗灶,而遂成沙。”因诺邓盐质非比寻常,今保山隆阳、腾冲一带自古以来就十分喜欢食用“诺盐”。由于盐业经济的发达,诺邓村历史上曾一度成为滇西地区的商业中心之一,在《嘉靖大理府志》所列市肆中,其地位十分重要。诺邓的商路驿道,东向大理、昆明,南至保山,西接六库、丽江和西藏。当时四方商贾云集,百

物,整个鹤庆县境内是一寸都没有的。县内最高级的公路就是穿过积德屯的一条弹石路,弹石路直通州府下关。那时,州府对我来说是一个遥远而神秘的所在,有那时的我想象不出的繁华。

从老家到州府下关,需要乘一整天的客运班车。清晨七点左右,太阳还没在东边的石宝山露头就要赶去乘车,客车在弹石路和土路之间蜿蜒前行,客车颠簸且飘满了黄色的灰尘,中午12点左右,客车才到达鹤庆县最南端的北衙铅矿,饥肠辘辘的乘客们在这里短暂地歇脚、吃饭,然后继续前进,到达州府下关时,往往都是时近昏黑、华灯初上了。

因为冷凉土地的贫瘠和交通条件的不便,我从小对许多事物的认识,都是从课本里或课外书上看来的,或者是从大人们家长里短的闲聊里听来,而这些看来或听来的各种知识、典故和家乡的一些特殊物事以及成长中的一些痛点和笑点,就交织成了如今深深的挥之不去的乡愁。

## 打捞“端午”

起“为天地立心”的重任?或许,答案便藏在“端”的笔画里——是“先天下之忧”的挺直脊梁,是“为生民立命”的赤子情怀。今时今日,当我们在玻璃幕墙后迷失,在荧屏微光中模糊初心,不妨重温端午的启示:真正的端正,非关外形的循规蹈矩,而是内心如莲,于世俗泥淖中守住一份清寂的芬芳。

若说“端”是心灵的罗盘,“午”便是行动的火炬。五行属火的它,总让我想起外婆灶膛里跳动的火苗:向下燃烧自己,向上温暖人间。古人以离卦喻“午”,早已洞见生命的本质——如太阳燃烧亿万载以照尘寰,如蜡炬燃尽以化星河,人的价值,本就在奉献中绽放光华。大禹磨破的草履,范仲淹笔下的忧乐,雷锋补丁摺补丁的衣襟,皆是这簇心火的赓续。

奉献从不抽象,它藏在母亲手中反复折叠的粽叶里,在龙舟竞渡时齐整的号子声中,在递予陌生人的那把雨伞尖上。当我们移开凝视自我的目光,便会望见更辽阔的天地:助迷途者归家,予流浪猫一碗清水,抑或静听友人的烦恼,皆是心灵与天地的共振。这种共振,让我们在给予中丰盛,在付出时触摸生命本质——原来真正的欢愉,不在索取的满足,而在奉献的火光中。

端午的粽叶包裹的,何止糯米香甜?那是先哲藏于时光的叮咛:在天地交泰之时,记得把心端正如“端”,把爱炽热如“午”。这或许才是端午真正的馈赠:非关某一日庆典,而是藏诸汉字间的永恒启示——当心灵与天地同频,与爱共振,每一个日子皆是生命的端午,每一刻都能绽放最明亮的光华。

游踪

## 夜宿双廊听苍洱

□ 汤云明

到过大理好多次,但都是去位于洱海西岸的古城和西南岸的州政府所在地,而洱海东北岸的双廊一直没有去过。这次再去大理,首选地就是双廊。

双廊镇以双廊村、大建旁村为核心景区,白族人口占大多数。古镇依山傍水,风光旖旎,白族渔村风貌保存完好,素有“苍洱风光第一镇”的美誉。

景区内名胜古迹众多,有玉几岛、岛依旁半岛、湿地公园、老渔港、海街等岛屿和海湾,有玉几庵、兴良庙、魁星阁、玉波阁、古戏台、毗舍古战场等历史文物古迹,有别具情趣的民族民间文化、本土文化、白族民间歌舞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是《五朵金花》《心花怒放》和《好想好想爱上你》等影片的主要取景拍摄地。

玉几岛是主要的旅游景点,因岛上全是岩石,外形似一个茶几而得名,以前是一个离陆地很近的岛屿,后来建了玉几桥就把它和陆地连通了。过玉几桥首先到达的是玉波阁,玉波阁是进入玉几岛的咽喉要地,始建于明末,后经

多次重修。

清咸丰、同治年间,杜文秀领导的农民起义也为玉几岛增添了厚重的历史感。作为军事要地,杜文秀义军水师在岛上扎营,玉波阁是进出之咽喉,就把它作为天生的兵营寨门,现在,岛上这个小村子就叫天生营村。岛上现存古炮台遗址,曾经是杜文秀水师在金龙湖上面平坦之地建造的炮台。

太阳宫是玉几岛最具代表性的现代建筑,也是舞蹈艺术家杨丽萍的私人别墅,地处玉几岛临海一端,因毗邻洱海,面朝旭日东升的方向,故名称为“太阳宫”。太阳宫以“与自然万物和谐共生”为设计理念,以杨丽萍独特的艺术品味与生活美学为设计风格,再结合大理白族民居建筑特色,相辅相成,造就了这苍山下、洱海边的质感空间。

南诏风情岛东西长约350米,南北宽约200米,形状像一只头向古镇,尾朝洱海的青蛙,乘坐摆渡船几分钟就可以登岛。岛上有始祖文化沙壹母群雕,本土文化艺术广场、史前植物化石、洱海的女儿雕塑、锁龙洞等。在这里,游客可以亲身感受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文

化。“苍山不墨千秋画、洱海无弦万古琴”,南诏风情岛的无边风月,定会是人们在风花雪月之地最久远的感动。

一个小小的双廊居然建有两座魁星阁,可见古代双廊人为祈求文昌昌盛的向往之心,它象征着“魁星点斗,独占鳌头”的科举理想。其中在古镇中部的那座魁星阁建于清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1935年重修。总体保持了民国年间的建筑风貌,为洱海东南岸具有较高建筑艺术价值的代表性建筑,现已成为大理州文物保护单位。

大理双廊国际艺术中心正式启幕,成为近年来洱海边兴起的重要文化艺术地标,它以极简风格打造富有力量感的建筑群,融合自然与人文景观,也为双廊艺术小镇增添了艺术的氛围。

双廊的美,还在于居民的房子都是建在洱海边高低错落又长满树木的岩石之上,一些百年老树和古建筑分散在现代建筑之中,一下子就让人有了历史的厚重感。坚硬的岩石与温暖的人文情怀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我想,这也是人们爱上双廊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有,因为房子因地形而建,造成双廊

的大小巷子宽窄不一,还七弯十八拐的,如在太阳宫外的“一线天”,只容得下一人侧身弯腰通过。

华灯初上,月光安详地照在小镇上,远远望去,整个小镇灯火通明,让我们的视觉有了立体感,步入街巷,来来往往的游客和正在营业的店铺让这个村子保持着喧嚣和热闹。为了更真切地了解双廊,我特意在洱海边订了一间民宿,为的就是在晚上也可以到洱海边走走看看,吹吹湖风,甚至在夜里开窗或不开窗都可以听见洱海的海声,看见远处的苍山。

夜风吹过洱海,来到我的窗前,用拍岸的声响和我打着招呼,也向我诉说着关于洱海的种种过往,借着一丝月光,我能看清楚洱海的表情,它时而激昂,时而悲愤,时而沉默不语,时而又款款道来。我仔细地聆听,安静地思考,和它做着互动。仿佛大理周边最具代表性的上关花、下关风、苍山雪、洱海月,这一浓缩成苍山洱海自然景观的“风花雪月”都在眼前呈现。此时此刻,如果有人问“想你的风吹到了大理”,我要说“我等你,就在双廊”。